

A stylized lotus flower graphic composed of several overlapping, elongated, teardrop-shaped petals. The petals are colored in a palette of yellow, white, and a deep magenta or purple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, deep magenta color. The overall effect is a bold,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a lotus flower.

洁白的睡莲花

从维熙

洁白的睡莲花

从维熙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2年·沈阳

洁白的睡莲花

从维熙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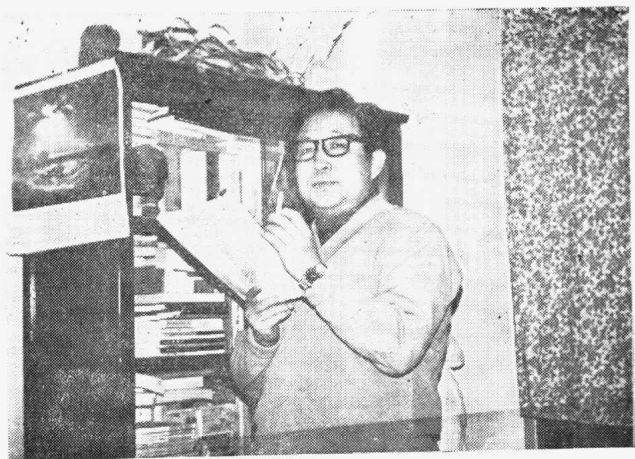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3}{32}$ 印张：11 $\frac{1}{2}$ 插页：3
字数：236,000 印数：1—41,000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158·657 定价：0.84元



从维熙同志

前 言

收入这个集子的几篇东西，都是我近两三年内的作品。几年来，我虽主要致力于中篇小说的创作，但也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，现将它呈现给关心我的读者。

小说题材面相当广泛，有煤矿，有农村，有农场，有化工厂，有劳改队……这些生活领域都是我亲自涉猎过的，因而写起来是熟悉而亲切的；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我二十多年生活脚步的一个缩影。

这些小说的风格不尽相同，有些篇我追求抒情——那是我对五十年代的风格的回顾；有些篇又显得冷峻深沉——那是我坎坷的生活道路，给予我的巨大影响。

以此简短前言代序，以求正于读者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一年冬

目 次

前 言

洁白的睡莲花	(1)
葵花嫂外传	(23)
吕梁情踪	(91)
女瓦斯员	(107)
春水在残冰下流	(132)
静静的夏夜	(164)
梧桐雨	(195)
心河	(215)
献给医生的玫瑰花	(240)
第七个是哑巴	(265)
伞	(289)
心灵上的墓碑	(336)
相逢在大洋彼岸	(349)

洁白的睡莲花

摆船的姑娘邬翠环，从来没有象最近这样安静过。不知道是青春在这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心窝里睡醒了，还是生活中哪一条看不见的丝缰，拴住了这个象野马驹一样性格的姑娘。

此时，群星刚刚向天幕后隐退，芙蓉河上空的黎吉鸟才开始报告黎明，船姑邬翠环丰满而矫健的身影，就出现在芙蓉河渡口上了。她，赤着一双脚板，快步走到拴在老槐树下的渡船上，对着水里的一钩弯月，用两只粗壮的手，编她那双又黑又粗的短辫子。

她长这么大，几乎没有对着镜子仔细地端详过自己的脸。每天清早，她从渡口房出来，蹬在河坡上捧一捧河水，往脸上一擦，把小小的黑发卡，随便往头发上一夹，就算完成了梳妆。

船姑所以不同于许多女儿家，是有来

由的。一九六三年，邬翠环刚刚九岁，娘在芙蓉河渡口撑船，往北岸刚刚建井不久的矿山运送电机，风大浪急沉了船。为了打捞沉落河底的电机，河岸上安装了绞车。她娘拉着钢丝绳的头钩，潜入河底去挂钩，被钢丝绳绊住了腿脚，结果电机拉上了河岸，船姑的娘献出了生命。俗话说：“爹爹顶不了半个娘。”绰号“公社龙王”的老爹，整个心思都扑在开山调水这盘大战棋上，常常一出去就是三五个月。渐渐长大的船姑，接过爹娘的船篙，成了这个渡口的户主，风里浪里，十几岁就摔打成了芙蓉河上的“弄潮儿”。

这个“弄潮儿”在旱地上好象不会走路，总是拔起腿来就连颠带跑，赤着那双能啃石头的硬脚板，在峡谷之间的芙蓉河岸，象野马一样抖鬃扬蹄。摆船时，她吆呼渡客，很少用“同志”这个称呼，而惯用一个扎人耳朵的字眼：“嘿——”。要是偶然碰上有点调皮的渡客，船姑真象野马一样发威，用一般女儿家难以出口的词儿警告对方：“别以为渡口只剩下船姑奶奶一个孤人，哼！你要是瞎了眼，跟船姑奶奶掉歪，船姑奶奶一篙把你打到水里去，叫你去喂芙蓉河的王八——”说着，一双杏子眼瞪得溜圆，猛地举起手中船篙……

也许正是由于船姑的粗犷性格，把这个北通矿山、南通公路的芙蓉河渡口，掌管得井井有条，有规有矩，来往渡客都亲切地喊她“船姑”。公社考虑她常和灯影作伴，奖给她一个随时能给她说话，帮助她学习的伴儿——半导体收音机。

今天，芙蓉河渡口静得出奇。她编完又粗又短的辫子，身子探出船身，打量着水影里那张喜眉笑目的脸：一圈自然

鬓发，毛茸茸地围在鸭蛋脸的周遭。可能是船姑正在对着自己微笑吧，杏子眼晶黑闪光。眼睛上的一双黑密细长的眉毛，显得有点弯曲。连平日自己很少注意的酒窝，在水影里都看得那么鲜明清晰。她情不自禁地，从水面摘下一朵滴着晨露的睡莲，把洁白的花朵插在乌黑的发鬓上，对着水中戴花的姑娘问道：“嘿——你真是船姑吗？”

若不是几滴豆粒大的雨点落在河面上，打碎了水中明镜，激起圈圈的涟漪，船姑还不知要把自个相看多久呢。她抬起晕红的面颊，才记起那个会说话的伴儿——半导体收音机，曾报告今天有暴风雨。

郭翠环猛然从渡船上站起，向南望去：不知什么时候，烟雾似的水云，已经吞没了南山。眼前，风卷着水云，水云噙着大雨，正向芙蓉河渡口扑了过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还没容船姑多想什么，一道劈裂云层的亮闪，带起满天雷鸣，雷鸣声中，狂风卷着六月的山雨，立刻把渡口罩在雨幕之中……

船姑跺着脚骂起来：“老天爷！大清早，你哭个啥！把他给截在半路上了。你咋不睁眼看看……”骂着骂着，疾风卷着瓢泼大雨，噎得她张不开嘴。她朝天“呸”了一口，弯腰跑下渡船，从渡口房内拿出一件雨衣，旋风般地朝南山方向跑去。

刚才还是驯良娴静的芙蓉河，瞬息变成浊浪翻滚的凶龙，它驮着南北山坡上倾泻下来的山洪，掀起几尺高的浪花，喧腾呼啸地向东流去。郭翠环迎着滂沱大雨，迈动那双光脚板，一边跑，一边焦心地向南山高声呼喊：

“俺给你送雨衣，接你过河来了！”

“嘿——你在哪儿？答个话呀！”

没有一点回音。

只有暴雨哗哗地吼叫着，芙蓉河两岸的高山峡谷，响着“嗡嗡”的回声。但痴心的船姑还在喊着：

“柳俊生——”

.....

1

柳俊生是北山矿的井下电工，个子颇长瘦削，虽说已经二十六岁，可还腼腼腆腆，象个乳毛没退干净的大孩子。柳俊生眉眼长得很喜相，不笑也象在笑。要是真咧嘴笑的时候，微露出两颗小虎牙，让人感到甜得可爱。要从他脸上找什么不快意的东西，就得算那副眼镜了，由于鼻梁上架着这玩艺，给喜气的脸庞上添了点呆气。这就是船姑钻进雨幕中，寻觅的柳俊生。

船姑和他的初识很有意思，那是在时令不正的一九七六年暮春。已经进了四月，芙蓉河渡口那棵老槐树还没抽芽吐叶。那天，柳俊生夹着自己勾画的几张图纸，从矿务局总工程师家里求教回来，想坐渡船回矿山。他来得不早不晚，正碰上绰号“麻雷子”的矿革委副主任麻宝天，指挥着三两个人，往渡船上搬运十来个戏箱。

本来，闲不住的船姑邬翠环，经常帮助渡客搬运东西。可是今天，她悠闲地坐在老槐树下，嘴里噙着一片苇叶，叽

叽喳喳地学着各种水鸟啼叫，眼睛打量着这个五短身材，结实得象树墩子一样的麻宝天。她早就听说这个人了，往返坐渡船的矿工，常常谈起这个武斗起家的“麻雷子”。

这时，柳俊生出现在渡口。麻宝天一时没认出是谁，一挥手说：“来！来！戴眼镜的小老九，发扬发扬风格，抬抬戏箱。”

柳俊生却变了脸，认出喊他的是麻宝天，忙把几张图纸背到身后，装作没有听见招呼的样子，低声向船姑请求说：

“同志！井下几位师傅，都在等着这几张图纸，好组装掘进机，求你先把我的摆过去吧！”

小伙子声音很低，生怕麻宝天听见。但是这个麻宝天却象猎犬闻到野味一样敏感。他两步窜到柳俊生面前，看看他背到身后的图纸，用手托了托他的下巴颏：“噢！是你呀！‘大发明家’柳俊生！”

柳俊生一言不发，紧紧抿住嘴角，一双手把图纸捏得更紧了。

“你爸的下场，忘了吗？”麻宝天审视着柳俊生说，“你……这又是到矿务局去找头号臭老九了吧！真是王八看绿豆——对了眼了！”他伸出抽烟熏黄了的手指：“来，把图纸给我看看！”

柳俊生两眼盯住麻宝天，仍然一言不发。

“是不是还要我费点事？”麻宝天的眼里闪出了凶光。

柳俊生猛地转身，撒腿就跑。

船姑“嗖”下子从树根下站起来，挡住柳俊生的去路，圆瞪着一双杏子眼，骂了一声：“窝囊废！”顺手一抄，把

那卷图纸抢到自己手里，抓起船篙，吆呼青年人：“上船！船姑奶奶先摆你过河！”

柳俊生望一望船姑，几步迈上了渡船。麻宝天一手抓住船篙，冷笑着对船姑说：“先摆他过河也行，把图纸留下！”

船姑细长的柳叶眉飞了起来，尖声地问：

“为啥给你？”

“你不了解矿山情况。”麻宝天拍拍胸口说，“我是革委会副主任！听说过有个叫‘麻雷子’的造反派没有？嗯？你要把这卷图纸交给我，船姑，矿山有的是木料，给你打条新船！我说了话算数！”

“还给俺啥？”

“翻盖你这三间石板房！”

“还有啥？”

“矿山家大业大，你想要什么只管说！”

“行！俺给你！”船姑说着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突然一弯腰，象羚羊顶架那样，用头猛地朝麻宝天胸口撞去。麻宝天抓住的船篙离了手，踉跄了几步，双脚落空，一下子掉进芙蓉河里，溅起老高的水花。

邹翠环跳着脚高声骂道：“你以为船姑奶奶是在钱眼里长大的哪！呸！你叫‘麻雷子’，船姑奶奶叫‘二踢脚’！点着了，看看哪个响……”骂着骂着，一点船篙跳上渡船，把船摆向河心，扭头看着从水里爬上岸的“水鸭子”，咯咯地大笑起来。

船，到了对岸，柳俊生接过图纸，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表达自己对船姑的感激，只是连声说：“太谢谢你了，船姑！”

船姑望着小伙子说：“嘴倒挺甜的，就是骨头软点！俺告诉你，要是你们造不出那个啥掘进机，可有找你算账的日子。我可记住你的长相了：竹竿似的身子，转日莲样的脸盘，一笑两颗虎牙……”船姑说着，自己也笑了起来，又补充说：“还有一副眼镜！”

青年人下船走了两步，忽然停下，回过头来有点不安地向郭翠环说：“船姑！我回矿山，有矿工们护着。你一个人，麻雷子他……”

“走你的吧！甭替俺担心。”郭翠环向小伙子摆摆手说，“他敢碰船姑奶奶一根汗毛，俺要他一条大腿。呆会这只‘水鸭子’，还得求俺给他摆戏箱哩！”

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，大步流星地朝矿山走了。

2

两年过去了。船姑对这事也淡忘了。她倒是听渡船上的人谈起过：“四人帮”垮了台，那个叫“麻雷子”的坏蛋，正在矿上受审查，那个一笑龇出两颗小虎牙的青年电工，可再也没在渡口重新露过面。船姑几次想打听一下，那个青年把掘进机造出来没有，但她在两年前忘了问人家姓名，矿山几千口子人，怎么问？

一天黄昏，晚霞已经燃尽了最后一丝余辉，高山峡谷之间的芙蓉河渡口，笼罩着一层暮色。从芙蓉河摆往南岸的船，就要撑篙开船了，因为是最后一班船，船姑扯着嗓子吆呼，催渡客早点上船。她见远远的馒头柳下面，还坐着个

人，便朝他喊：

“嘿——开船啦——”

那人动也没动，正把折断的长短柳条，横七竖八摊在河坡上，象在下棋。

船姑第二次吆呼：

“嘿——长着耳朵没有？”

树下的那人只顾瞧着柳条憨笑，连头也没抬。这下船姑火了，朝那个人的方向，“呸”地吐一口，就支篙开船了。当船已驶过河心，船姑和渡客才听见那人的吆呼声。

“船姑——喂，船怎么开了？”

郭翠环忍不住咯咯笑起来，高声回答那个喊话的人：

“喊你装聋卖哑，绕六里桥过河吧！”

往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渡客和船姑都会大笑一阵子。可是今天，却没人附和船姑的笑声。她的笑声也戛然而止，询问的目光扫向渡客。

渡客中绝大多数是过河回家的矿工，他们正在东一句西一句地议论着这件事：

“这不是老模范的儿子柳俊生吗？”

“搞掘进机的组装，今天卡住了，烧了一台电机！”

“听说失败了五十八次了，准是过河求老师去！”

一个老矿工向船姑提出请求，要船姑为这个青年人单摆一次船。这后生为了组装一台开巷用的掘进机，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。如果这台掘进机组装成功，将代替打眼放炮的落后掘进方法，提高工效几十倍。

这时，船姑头脑中火花一闪，忽然想起两年前她用船护

送过河的青年人来，她忙停下船篙问：

“是不是个瘦高个儿？”

“是！”矿工们回答。

“是不是一张转日莲样的圆脸，一笑有两个虎牙……”

“对！就是他！”

“船姑！你怎么会认识他？”

邬翠环已经顾不上答话了。她把手卷成喇叭筒，朝北岸焦急地喊着：“嘿——柳俊生同志！等会儿，俺到南岸马上返回来，摆你过河——”

晚了！船姑的喊话已经晚了。在苍茫的暮色中，河北岸已没一个人影，只有在芙蓉河岸通向六里桥的远处，蠕动着—一个黑影。青年人正向六里桥大步疾行。

晚上，邬翠环在灯下手托双腮，回想着刚才在渡口发生的这件事情。两年前，拿着图纸匆匆过河的青年人的影子，走马灯一样，在她面前转来转去。“多糟糕！一个搞革新失败了五十八次的小伙子，连夜到局里去求教老师，俺叫他去绕六里桥！船姑哇，船姑！你这是为谁撑船的？”邬翠环狠狠骂着自己，骂得连眼泪都冒出来了。去矿务局的路程，再加上叫他跑的冤枉路，打个来回就是六十多里地。她使劲拧了自己大腿一把，竟“哇”地一声哭出声来。

哭了一阵，船姑感到痛快了一点。她想：应当找这个柳俊生见个面，赔个不是。想到这里，船姑坐不住了，从炕上抓起一件褂子，赤着脚板，向六里桥跑去。她要去迎从局里回来的柳俊生。

五月的夜风，带着芙蓉河的水草气息，扑打在姑娘的脸

上，吹鼓了她的衣衫。不夜的水鸟，在苇丛中一长一短地啼叫，把短促的夏夜，叫得幽静而漫长……

邬翠环的心里就象塞着一把乱草。她坐在石头上等啊等！当三星西沉时，终于从小路上过来一个人影，手里还是晃动着地提着一盏灯。船姑从他高高的个儿判断，一准是那个柳俊生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，此刻心里象揣头小鹿，“噗通通”地跳了起来，连自己都好象听见了心跳的声音。她强压着激动，迎了上去。柳俊生直朝六里桥的道口走去。

船姑一时慌了神，一个“嘿——”字刚要出口，又把这个词咽了下去，追上几步喊了声：“柳俊生同志——”

柳俊生吃了一惊，骤然收住脚步。

“谁？”

“俺……俺是船姑！”

“船姑！”柳俊生把手里提着的一盏小灯，举到眉间，看看确实是邬翠环，惊愕地说：“深更半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船姑有点歉意地半低下头：“等你！”

柳俊生迷惑不解地笑着，然后摇摇头。

“真的！俺开门见山地说吧，你为啥不奔渡口，要绕六里桥？”船姑说，“是不是俺船姑，昨天下晚……”

柳俊生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不为这个。记得两年前，你说造不出机器要找我算账，可到现在，掘进机还没影哪。我心里有愧。这一两年，我每次进城或到局里查资料，找老师，宁可绕远走六里桥。我想，什么时候掘进机在巷道用上了，我再去谢你。真的！船姑！”柳俊生咧着嘴，露出那两

颖稚气的小虎牙。

“你呀！纯粹是吃苇坯、拉炕席——满肚子瞎编。”郭翠环吃吃地笑着说，“那你昨天下晚，咋就奔了渡口？”

“哎！也真是鬼迷心窍。昨天下晚，我脑子里想着电路的毛病，精神一恍惚，脚朝渡口走来了。在柳树下折了一把柳条刚摆开线路图，一抬头，船到河心了。”柳俊生笑着解释说。

郭翠环听着这个腼腆小伙子的内心自白，打心眼里升起敬意。她说：“俺船姑是向你检讨来了，昨天晚上，怨俺眼瞎，没有早认出来是你——”

柳俊生没有料到船姑会说出这样一片话。他说：“没有你，那卷子图纸，早叫‘麻雷子’毁了。还没谢你哪！为这点事，你半夜三更来挨露水打……”

一轮冰盘似的圆月，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了云层，把银色的光，洒向芙蓉河两岸的山山洼洼，洒向船姑丰满健壮的躯体上。站在柳俊生面前的郭翠环，简直象一尊洁白无瑕的大理石雕像。柳俊生有点看呆了，心里问着自己：“这是把‘麻雷子’撞下河的船姑吗？两年不见，变成这样个大姑娘了。”

郭翠环这个从来不脸红的姑娘，被柳俊生一双眼睛，盯望得有点不知所措。在她的生活经历里，这是第一次和一个小伙子，在月亮底下面对面谈话，不觉内心腾起一种异常的感觉。特别是见柳俊生那么专注地凝视她，她感到两只手都不知往哪儿放。这时，天空飞掠过一只喳喳叫着的黎吉鸟，郭翠环才说：“哎呀！天快亮了！”

两个青年人，一起向芙蓉河渡口走去。